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

序

杜大將軍七十壽序

上章攝提格之歲前太傅元侯大將軍歿武杜公春
秋七十竊月廿二日爲懸弧之日其猶子總戎弘埜
弘塲及諸孫十二人謀相與羅長筵考鐘鼓橫金拖
玉稱百年之觴公方損食降服獨居澹念湫乎其有
墨也恤恤乎如有所失也則相與屏榮踧躅前却而
未敢進裁書布幣走使數百里以稱壽之詞請于余
余惟公歷事五朝專制九鎮西鑿河套南蕩渝州大

小數十百戰功勞在疆場勲伐在廟社迨乎國論參
差用舍錯互懸車束馬引身斂手以坐視夫海宇之
糜爛鐘簴之遷移而公亦已老矣記曰七十曰耆人
生七十則世故飽更齒髮危禿志意衰落家人婦子
親知故舊爲之息其勞閔其老而祝延其未艾也于
是乎有稱壽之舉豈非流俗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者
哉而至于公則不朕公于今日固未可以稱老亦未
足以稱壽也古之稱壽者必取喻于山岳于松柏山
岳之時也至于配天人有數山岳之年而祝延之者
乎松柏之青青貫四時歷千載人又有數松柏之年

而祝延之者乎天祚斯世必憇遺老成人以指危柱
傾曰壽耆曰元老曰詢茲黃髮斯人也天地之心也
光岳之氣也渾淪磅礴含陰吐陽非猶夫含齒戴髮
橫目四足之倫以血氣爲盛衰以年齒爲老壯者也
漢之名將少無如霍去病老無如趙翁孫去病少而
侍中貴不省士出塞士卒饑乏而重車棄梁肉驃騎
尚穿城蹋鞠翁孫討西羌時年七十六矣建置久長
之策曰老臣不惜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利害何其料
敵制勝詳復而周至也驃騎果勇壯往一日絕大幕
徙王庭而其精華果銳之氣單且折矣營平老成持

重馴至于誅先零屯浩盪而老謀壯事爲漢家計萬
世者不但已也史譏去病會有天幸而功名與其年
俱盡楊雄頌營平中興作武而功名亦與其年俱永
古稱山西出將信乎頻陽古邽皆老將也智老則淡
謀老則壯材老則堅天之以老壽畀斯人也而豈徒
哉牧野之役太公望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告老大
雅之什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帥尚父時維鷹揚
當此之時帥尚父尚桓桓如虎如熊如鷹之飛揚
逆擊下平蕪而血毛羽也有人焉操壺觴酌旨酒爲
之息其勞閱其髦又從而頌禱焉此與夫仰川岳撫

松柏酌酒祝延者何異有不燦狀大笑嗤其狂易者
乎周則師尚父漢則管平唐則汾陽以七十餘應回
紇大人之占天祚斯世而憇遺老成人斯固上天之
勞人斯世之碩果也亦猶夫流俗之人七十告老古
稀稱壽嬉游徵逐飲食燕樂衍衍狀熙熙狀視日蔭
而欷歔撫桑榆而太息是豈天所以憇遺歿武之意
而亦豈斯世之所以仰望歿武者乎今日之超狀燕
處停觴却賀湫湫乎恤恤乎有不能舍狀者斯所以
爲歿武已矣余于歿武異姓昆弟也衰老不能趨賀
誦秦風蒹葭無衣之詩穆朕遠懷將遣稚子執榼承

物類彙編卷之三十四
飲以往而敘次斯言以先之歿武讀而笑曰是翁明
年亦七十自不伏老乃欲以我爲前驅乎雖狀何其
言之壯也傳敕猶子孫子敬爲翁舉一觴矣

錫山趙太史六十序

余讀唐韓柳二子之論天淡惟其所謂元氣陰陽者
以通于古今人才治亂之故而推廣其說以謂人身
之所恃者元氣也國家之所恃者人才也韓子謂果
菰飲食旣壞虫生之國家之爲果窳也亦大矣婦寺
爲其附贅奸佞爲其痿痺邊陲盜賊爲其癰瘍佞倖
衝衝攻殘敗橈未有止息獨恃一二賢人君子枝其

食藜去其攻穴於是元氣陰陽不至於日薄歲削而
國家用以長久是故國家之興必曰王國克生其亡
也必曰邦家殄瘁古今覘國者未有以易此者也余
壯而登朝所師友多海內大人長德二十年來摧殘
剝落相繼漸盡而神州遂有陸沈之禍晚得交錫山
趙太史先皇帝于甲科射策後召見清問拔置翰苑
者也太史強學束脩道明德立布衣蔬食卓然以古
人自命而賢士大夫望其羽儀以爲此邦今之魯衛
忠定忠憲之後猶有人焉攷人才于今日斯可爲慶
幸已矣太史近方擔簦席帽詣闕里謁林廟訪問俎

豆禮器歸而修端門告成之業其所以長養元氣陰
陽而去其攻穴固有大于吾之所云者余幸得託末
契有朱陳之好將乘小艇持村醪以介皇覽之觴遙
望梁谿錫山有光熊熊有氣洋洋元氣鬱盤在江鄉
百里間不自知其掉頭雀躍喜而欲有告也柳子有
言天地大果窳也陰陽大艸木也身置存亡得喪于
其中太史誦斯言也舉太白以浮我余無所辭于監
史矣

趙景之宮允六十壽序

萬曆五年丁丑吾鄉趙文毅公在史局抗論江陵奪

情拜杖譴歸直聲震天下迨崇禎丁丑文毅之孫景
之宮允初登上第復抗論武陵奪情禁林諫紙前輝
後光先後六十年照耀史冊景之未幾召用公望蔚
朕遭時頗領迴翔田里又十有四年而春秋已六十
矣余兒時受先宮保負劍之訓曰孺子如有聞也必
以趙先生爲師少從景之尊人敘州昆仲游服習其
餘風緒言壯而出耀州王文肅之門其事文毅尤先
河也余于趙氏祖子孫三世矣州里之間樂公之社
翟公之門菀枯盈虛响濕濡沫未嘗不相共也朝堂
之上甘陵之部黨端禮之碑刻聲氣應求壇墀屹立

未嘗不相遠也當景之抗疏時余甫出請室飲章蜚語道路洶湧未嘗不奮臂搯腕助其角芒也今日者陵谷貿易井邑遷改景之已蒼顏素首爲時典刑爲國遺老余則歸老空門枵朕爲陳人長物矣顧欲執筆伸紙強顏爲稱壽之文不已傷乎雖朕古之君子懷賢而念舊者雖老且退廢不但已也游九京者或流連於隨會見虎賁者或流涕於中郎而况于文毅之孫乎况于文毅之孫繩其祖武者乎吾竊有聞于表記矣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余雖髦老庸敢不勉詩云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微景之其誰與歸火膏
則光土膏則發時雨將降山川出雲文毅之詒景之
也其爲豐芑也遠矣勿謂久隱畏約無窮時也景之
之生辰在孟冬十月是月也日在北陸占者嫌於無
陽陽氣伏而孳生動於黃泉之下以養萬物故又謂
之陽月所謂日月陽止者也余與景之舊官太史以
眡災祥書雲物爲職事于其生辰爲壽作爲陽月之
詩以附于疇人瞽史歌風吹管之末其亦可以有辭
于巫祝矣乎歌曰斗柄北指今雉入虹藏律中應鐘
兮羽音則長皇覽揆予兮七星煌煌祈年飲蒸兮息

勞築塲酌我春酒兮吉月之陽迎彼小春兮欣欣樂
康載歌曰藏身有楮兮吹律匪堂砥室三重兮塗饗
周詳羅穀爰覆兮緹縵用張朔風迴颺兮葭灰不揚
樽酒簋貳兮及此月良飲食燕樂兮其又何傷三歌
曰灰重而輕兮衡頽而昂七日來復兮天心孔明舊
史書雲兮龍旒告祥景至灰除兮木雨金霜晨雞喔
嗟分旭日蒼蒼三歌卒爵兮壽豈無疆三闕以授從
子孫保俾爲其婦翁致三祝之辭而書其副于簡牘
以告野史

韓古洲太守八十壽序

歲在旃蒙協洽雷州太守古洲韓兄春秋八十余曰
是吾年家長兄也是吾吳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國之
老成人也是閱覽博物之君子海內收藏賞鑒專門
名家也盍往爲壽乎客曰稱壽何以致詞余曰吾讀
太史公書記李少君事竊喜其有似于兄第少君見
武帝識古銅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按其刻果狀
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今兄博古強記鐘鼎之款
識書畫之譜錄下上數千年勾稽挾摘若數甲乙若
倒囊庋何止如少君但知數百歲事少君在武安侯
坐中言九十餘老人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

從大父識其處一座盡驚今吳中頽白之老襟裾之士間從兄游從容燕語輒娓娓言其大父少年時游冶若何動止警咳若何客移日忘去有悽惋泣下者少君言老人大父游射處亦何足異也今一旦號于衆曰吾兄數百歲人也彼必不信試反詰之吾兄非數百歲人也何以知柏寢之器如少君何以知老人大父游射處如少君彼又將啞朕無以應也安知兄之八十非卽少君之數百歲耶少君之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兄不將旦暮遇之耶吾故願以此爲兄壽客曰朕則少君與韓若是班乎余曰器有古

人亦有古是二古者皆有真廣焉少君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人不知其何時人少君人之廣者也若兄之爲佳公子爲良二千石爲老成人誰不耳而目之則人之真古者莫兄若也以古器喻之少君廣古也以鼎彝中上之鏡藥也以書畫吳門之臨榻也吾兄則周官之宗彝宣和之秘藏也少君之自謂七十則廣兄之行年八十則真少君使物却老以數百歲銜人則廣兄則康強壽考以數百歲度世則真夫如是安得以少君擬兄且夫十年以來文武衣冠故家遺俗茫狀不可省識矣公卿之子弟豐鎬之遺

民如兄者有幾人乎兄之在斯世也猶弘璧琬琰之
在西序也猶天球河圖之在東序也猶山壘著尊犧
象之在明堂也皇天之所闕惜邦家之所慙遺人見
爲祥史書爲瑞由此言之兄今真數百歲人矣不若
絳縣之老人可以二首六身推定其甲子也吾所謂
真古者信也客曰公學佛之徒也考古于內典有進
于此者乎余曰狀有之無價寶衣飲光截爲僧伽黎
者衣之古也紺青石鉢四天王所奉者鉢之古也拘
爾孫佛所付金澡鉢香鑪七寶印器什之古也星宿
刻前黃金修多羅白玉爲牒及迦葉佛時銀紙金書

此土鍾張王衛未足比者篆隸之古也剝剝塵塵此古不壞迄于今猶有守條衣于雞足以侍慈氏者區區數千百年之古何足爲吾兄道乎客曰古矣哉以天竺古先生之古方斯世之好古者斯莫可尚也已

吳封君七十序

歲在癸巳太倉封宮相約菴吳先生春秋七十四方士大夫與宮相游及出其門下者爭援筆爲介壽之詞其大指謂先生南國名儒昔爲封君今爲遺老望古逢集咏南山而書甲子約略與晉之淵明相似有優先生于淵明者曰先生少不競進長而善息視淵

明束帶折腰不亦彼勞而此逸乎先生晚食當肉徐步當車視淵明饑馱叩門不亦彼困而此亨乎淵明雖曠亦非不念其子者顧其詩曰雖有五男兒不好紙與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使淵明而有子如先生也羣輔之錄孝經之贊于其身親見之何必慨慕古人而頹然顧景之時又寧有見女梨栗之嗟乎有人曰是固狀矣狀杜少陵之譏淵明以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亦未知爲淵明者推淵明之志惟恐其子之不得蓬髮歷齒沉冥沒世故其詩以責子爲詞蓋喜之也亦幸之也今先生有子在日月之際

陵谷旣遷斗杓彌著微書在門鋒車遄駕夫安知淵
明之喜非先生之所憂而淵明之幸非先生之所戚
乎虞之人士以其言告于余余乃言曰子徒以淵明
之身世比擬先生亦知先生之避世固有太焉者乎
夫國土之有淨有穢也人生之厭穢而懷淨也自有
此世界以來未之有改也亂穢而治淨暴穢而仁淨
殺穢而生淨 穢而華淨閏穢而正淨軒左之所戰
磨虞之所禪巢由之所讓盡此矣迨乎迦文之教被
于震旦朕後知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爲穢土從是西
方過十萬億佛土極樂世界爲淨土此土衆生厭穢

懷淨淨信修持得生彼國見佛聞法永離入苦三毒
五濁惡道此所謂避世之大者也東晉之末遠公唱
念佛三昧修淨土之業結社於廬山劉遺民周續之
諸賢褰裳而相從者皆與淵明同志恥屈異代之人
也嗟夫金陵六代代促時薄栖山隱谷遺榮而捨祿
者避世之小者也三界五濁躑躅雜居息心克念正
定而往生者避世之大者也樂天委命形神懸解許
飲則籃輿而來聞鐘則攢眉而返無心而出倦飛而
還于東帶折腰何有笑傲非樂乞食非苦于饑駟叩
門何有愍念衆生彼亦人子于五男見何有惟心淨

土來去自如惟遠公能証明之耳吾謂淵明避世之
大者如此先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禪精研教典不舍
晝夜自今以往世壽益富梵行益修指婁水爲潯陽
卽家園爲廬阜飲柴桑之酒一觴獨進鼓少文之琴
衆山皆響晏坐經行不出戶庭而東林西土涌現目
前此方世界穢惡充滿如海中之一泡如手中之一
葉俛而觀之又何足滿其一笑哉六月吉日爲先生
初度之辰敬敘次其言因宮相以獻於先生使斯世
之人談避世法者無刺促于此土而以往生西方爲
大師則自余之壽先生始

王奉嘗烟客七十壽序

余庚戌二座主皆出太原文肅公之門次世誼二公于辰玉先生輩行而余于煙客奉嘗則兄弟也奉嘗又命二子執經余門蓋余與王氏交四世矣辛丑歲奉嘗年七十門人歸子玄恭周子孝逸輩請余爲祝嘏之文余老耄厭生却賀嘒嘒未敢應狀王氏之爲壽非尋常燕饗而已君子于是藏國成焉占天咫焉又用以頌豐芑歌燕喜焉不可以莫之識也文肅事神宗皇帝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爲之日苑枯之集孽于宮闈水火之爭蔓于朝著公以孤忠赤誠擗挂

官府上欲泯伏蒲廷諍之跡而下不欲暴羽翼保護之心久之事見言信身去而國本定余嘗論次申文定事謂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神廟與先帝親爲證明豈可動哉奉嘗藐狀孤孫痛憤謔詠臚陳本末丹青炳狀使天下後世通知兩朝慈孝君父無金玦衣履之嫌儲貳無黃臺瓜蔓之恐而文肅日中見斗值負塗盈車之候遇雨之吉已應于生前張弧之疑并消於身後則奉嘗錫類之孝遠矣所謂藏國成者此也文王之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謂文王受命于天其本

支嫡庶百世爲天子諸侯而周士之有顯德者亦如
之文肅陰翊元良于本支嫡庶有百世功其子孫受
亦世之報宜也自古陰德之食不報于其滿而報于
其餘文肅之股肱國本眉目清流也而不能免于浮
石沉木之口雖其功成名遂身致太平而申且不寐
未有能舍朕者此則其餘而未滿者也歲有餘十二
日未盈三歲得一月而置閏取其餘而未盈也文肅
之餘在君臣邦國間其未盈也則食報于子孫奉嘗
父子其當之矣天道不僭其容以不顯亦世本支之
報私與太原一家所謂占天咫者此也國家之盛比

隆三代以有殷方之神廟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蓋當
祖乙武丁之世而文肅在保又六臣之列無可疑者
故家遺俗孟子蓋三歎于易世而况昭代之孫子乎
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西京之金張東京之
袁揚元氣鬱狀與國終始班固之所以張兩都也今
觀于王氏之壽宴其知之矣升其堂所藏弄而供奉
者神廟之寶章御札如藏河雒之圖而抱鼎河之弓
也御其賓筵嘉肴旨酒上尊養牛之殊錫而郢膠蓬
鱠之遺法也考鐘伐鼓絲肉邇代歌鐘二八清商一
部元臣之所娛賓而送老也巾車南園其芍圃則謝

家之紅藥其菊籬則韓公之晚香泛舟西莊梧桐之
萋萃者猶在朝陽而鳴鳳之羽猶翩翩于高崗也千
金萬壽獻酬卒爵奉嘗拜于前諸子拜于後顛顛叩
叩左右奉璋棫樸之終壽考而卷阿之矢吉士頌聲
猶洋洋盈耳也凡百君子與于燕會者相與念國恩
仰舊德頌豐芑而歌燕喜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
矣乎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蕭琬琰之遺訓故記斯
宴也亦用史法從事諸子有志于古學者也作爲歌
詩以祝壽豈亦將取徵詩史恥爲巫祝之詞則余之
志其不孤也矣

大梁周氏金陵壽燕序

閩之門人陳子翰徐子延壽陳子濟撰書幣而來告曰我方伯周公元亮保釐八載入總大憲大公太夫人寓居金陵齊眉媿德逾七開八公便道抵子舍稱觴上壽長筵肆設鋒車在門大學士晉江黃公已下致詞祝嘏金章玉軸照曜堂廡而夫子未有言焉公于師門爲弁冕天下莫不聞公之意謂非得夫子之一言不足以寵光介壽惟吾黨小子亦欲狀如有失也敢稽首遙拜以請余旋觀元亮以公望則鼎呂以儒行則珪璋以文筆則琬琰以是游光揚聲顯融其

親當世爲人子無兩太公太夫人劬躬燾後嚮用五
福吉祥善事當世爲人父母亦無兩余學佛之徒也
以枯槁灰斷之人挾荒唐汗漫之說使之端拜莊語
效南山西池之祝譬如爰居之鳥震掉鐘鼓而責其
音中律呂不已難乎已而循覽祝嘏之文彙考頌美
之詞與其所以致祝者乃喟然而歎曰嗟夫殆亦小
之乎其爲言矣今夫十年以來氛祲交作水于汲兵
于豫火于金谿白門此世人之所謂劫也大公謝諸
暨政歸隱金陵元亮奉之自雒而淮自淮而廣陵而
復之金陵室家靜好燕處超然福祿鼎來日月未艾

世人之所爲口哇目眙層累讚歎而猶恐不及者也
嗟夫此吾所謂小之乎其爲言也釋典言刳者有小
災三曰儉病刀有大災三曰水火風滅刳之時饑饉
災起五穀不成上味隱沒煎枯骨爲大烹藏粒稗如
寶珠而今之儉災有是乎又滅而疾疫災起諸惡鬼
神損害世間郡邑空虛惟少人在而今之病災有是
乎又滅而刀兵災起刀仗莊嚴骨肉屠戮草木瓦石
皆化戈刃而今之刀災有是乎大三災之作有情世
間次第壞盡最後一增滅刳器世間空居者亦盡七
日輪出河海水竭天下洞朕梵天灰燼今之火燄燄

已爾猶未能炎于昆岡而得謂之劫火乎二禪俱生
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塩一時俱沒今之水滔滔
已爾猶未能浸于稽天而得謂之劫水乎三禪俱生
風界起吹諸天宮諸大山王互相拍撞碎若塵粉今
之風蓬蓬已爾猶未能決于土囊而得謂之劫風乎
太公夫婦于此時也徒御不驚眠食如故歷數州如
堂適庭也閱十年如次再宿也世之人乃以爲塵沙
劫波驚而相告其相越豈不遠哉雖朕小亦劫也相
似三災亦災也燎原之火亦火潰堤之水亦水鳴條
之風亦風也太公夫婦所以處此者亦必有道矣吾

聞小三災起經七年七日七夜其災方息有一人合
集男女萬人留爲人種是萬人者皆持五戒脩十善
具有福德之人也太公居家爲吉人居官爲廉吏捐
千金之產以予二弟躬自食貧好行其德太夫人慈
心忍行農力以相之所修者人世之教也而于佛之
五戒十善與夫六度真俗兼資函蓋相合此在劫後
當爲萬人中之一人而何疑于今日之考祥與五戒
十善之能度小劫也六度之能支大劫也唯心唯識
報如影響事理之灼狀不誣者也佛言初禪內有覺
觀火外爲火燒二禪內有喜水外爲水漂三禪內有

出入息風外爲風壞菩薩精修六度具足般若波羅蜜三千大千世界諸火同時俱狀一吹令滅

大風破三千大千世界如摧腐草能以一指障風力令不起太公夫婦慈悲布施奉六度爲津梁毒流洄淵之中梯航具矣剝剝塵塵此土安隱龍漢之火不將爲螢燭乎金藏之水不將爲涓滴乎毗嵐之風不將爲調刁乎而區區之妖氛夫婦也維摩詰之示妻子常修梵行者也大迦葉之九十一劫人中天上恒爲眷屬者也今茲之稱壽以金陵爲佛剎以燕喜爲法筵以碩人吉士爲清衆善友以雅詩樂章爲

梵唄詩歌非猶夫人之燕會而已也桃源中以花開
爲歲夜摩天以花合爲夜雒陽之銅狄五百年而一
鑄兜率之鉢衣一百歲而一拂劫量時分延促減增
至不一也箭漏未闌星河乍改酒酣樂闋桑海迢朕
世之人芒芒朕披朝華攬日及陳詞致語稱千金而
奉萬年所謂舟壑夜趨而昧者不覺也與吾故曰小
之乎其爲言也以是太公太夫人壽斯可矣閩書旣
至元亮旋過吳門請之益力曰吾二尊人所不足者
非巫祝之詞也夫子無以卮言抵我余故趣舉胸臆
伸寫其荒唐汗漫之說以詒元亮俾薦陳于工歌優

舞之末他日錄一通復聞諸子跡如何也

吳祖洲八十序

大金吾山陰祖洲吳兄謝環衛事歸臥東山者凡十有二年而春秋八十癸巳歲六月吉日其懸弧之辰也兄故名臣胄子經術大儒以宿望掌衛晉秩一品身雖引退其聲光氣象尤映望于鈞陳閣道之間諸子或領世職或陟西臺皆雄駿君子羽儀當世壽觴既舉長筵羅列垂魚繞膝駟馬在門耶溪禹穴之間榮光浮而休氣塞東南候氣者以爲祥異不徒考鐘鼓走玉帛誇燕喜之盛也余于兄爲年家稚弟以文

章氣誼肩隨兄事者四十年矣故推言兄之所以致
壽者以爲沃洗之先可乎當兄之副北司也逆奄枋
用羣小嗾興大獄曲殺海內正人君子每當收考片
紙刺閹掌獄者奉爲聖書羅織如不及兄獨正容危
辭取次縱釋羣小訶知之刊章削逐幾陷不測而兄
之從容解救保善類而扶正氣則已多矣謫籍再起
晉領衛事當操切之世事英明之主責任殷重鑄訶
刺促兄獨傳古誼引大體主於蠲除苛細釐決嫌疑
爲國家養仁厚之福雖其受事未久而權相鉗網之
餘威緹騎毛舉之積習掃除蕩滌中外相慶其所以

余生之年爲萬曆壬午嘉定金子魚先生以是年舉
于鄉旣而偕上公車晚年折輩行與交命其子爾宗
爾支以執友事余當是時二子妙年夾侍順祥娟好
之氣著見于顏面余顧而美之子魚長德考終爾宗
兄弟鏃礪各行家風蔚狀未幾爾宗亦卒爾支值世
亂不應科舉退而修布衣長者之行其婦唐孺人裙
布操作饁畊偕隱丙申正月五十初度其子冶文偕
三弟舒雁行列奉觴上壽徵予言以當祝嘏之詞余
嘗讀韓子之文敘其交于北平三世者眉目話言歷
歷可以想見余之交于金氏亦三世矣以子魚當高

山溪林以二子當鸞停鵠峙以諸孫當瑤環瑜珥之家兒則庶幾近之韓子年未耄老未四十年而哭北平之三世以爲悵恨今爾支年纔五十規言行矩歸狀長德室有晤言之婦家有競爽之子蘭錡如故箕裘日新今茲初度之日東都之遺老西園之故人相與越阡度陌酌酒上壽余旣耄老尤獲以紀羣舊交爲登堂燕喜之客視韓子之俛仰歎息者爲何如也斯亦可以進一觴也已昔者孟子論商周之際以爲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班氏之賦西都則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

農服先疇之畝畝蓋故家舊德與國家運會相終始
論世者爲之盱衡太息久矣唯金氏遠有代序條葉
被澤保世滋大馴至于今日而詩書禮樂冠裳文物
之餘風猶有存者長筵旣設壽觴斯舉客賦旣醉主
稱未稀伐木之速諸父也大田之來婦子也假樂之
燕及朋友也欣欣焉衍衍焉洗爵奠斝獻酬卒事與
於斯燕者莫不脩容正顏以觀儒雅之會周餘黎民
屏營徬徨當饗而歎有泣下者夫朕後而知孟子班
氏之論爲不徒也已余嘗奉教於嘉定之君子郵傳
震川之緒言以生辰爲壽之詞爲非古今于金氏之

壽讌推本其世德而因以追溯國家三百年故家喬木鎬京豐水之盛事則亦庶幾學古之道諸君子如可作不吾廢也是爲序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自萬曆末造迄今五十年吳中士大夫相率薄文藻厲各行蘊義生風壇墀相望吳人爲之諺曰前有文張後有鄭楊吳人士有名章徹多矣諺獨云云者龍宗有鱗鳳集有角翼亦標舉其眉目云爾十年已來諸君子墓艸載陳藏血已碧惟鄭君士敬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斯則霜林之清喬儉歲之嘉穗也今年清

和之月士敬六十初度及門之士相與酌旨酒治脩
脯修承平故事具衣冠以稱觴而乞言于余余觀士
敬束脩鏃礪蔚爲國寶退而屏居教授洗心讀易俛
仰于天人理亂陰陽消息之際隱几抱膝不知老之
將至則余之爲士敬壽者誠無出于易矣需乾下坎
上乾健而遇坎險需而不躁故乾不陷于坎也士敬
之爲人也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終日乾乾
之君子也乾而遇坎故需坎而不陷故有孚而亨吉
觀其象玩其占士敬當之矣初九之需于郊也其當
崇禎之盛觀光用賓之時邪乾可以上進矣而不進

坎在前也郊去坎雖遠違于國邑矣汲汲乎其習于坎也同人之上九亦曰于郊无悔不若于野之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陽不能相謀身之與世其皆有密雲之象乎當闢門開窓之日母老顧養不聽徵辟需之初九士敬以之九二之需于沙也曰小有言則南遷揜柀謹詠憂讒之時也九三之需于泥也六四之需于血也則井邑更改儉德辟難之時也馴至于九五軋坎之會得中泥血之險旋釋君子居此何所爲哉則惟有需于酒食以待三陽之進而已矣故曰需須也君子以飲食燕樂夫飲食雖樂而豈君子

之所有事也哉則今日之爲士敬壽者可知已矣軋
自需郊以往漸而近于坎小近則小傷大近則大傷
致寇則焚如突如需血則其血玄黃出而自穴則后
緝之自竇也以敬慎持之以順德從之三不以恃健
而玩坎四不以據險而拒軋恤恤乎湫乎攸乎敬慎
小心傾否返吉之道也坎之入于需也曰失道而凶
曰求山未得曰終兄功以祈乎尊酒簋貳之際難矣
需之免于坎也請以爲士敬壽五爲需主庀酒食以
待陽來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陽象軋陰陽和
笑語獲燕飲之間油油祈祈有雲上于天之象焉鴻

漸于磐飲食衍衍漸之于于而磐也猶需之于血而
酒食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過日中昃欲有需焉
其將能乎需之異于離也請以爲士敬壽雲之上于
天也必待其族而兩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類聚而
宴樂今之魚魚雅雅舒雁行列進而稱壽士敬者殷
民周士聲氣訴合猶需之待族而兩也上六之爻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傳曰人三爲衆又曰莫
三人而迷需旣極矣三客不待召而自來雲上于天
客召于敬求賢才以濟難皆不速之義也或曰士敬
有丈夫子五雄駿剛健亦三人之象也觀頤觀養王

用饗于岐山酒食貞吉之道備焉困之困于酒食也
未濟之飲食需首也需之所不與也請以是爲士敬
壽世之君子與于鄭氏之燕者玩軋坎之占歷涉泥
之險于旅酬卒爵之時溪思夫危平易傾亦要无咎
之肯亦將當饗而歎愾朕于余言矣乎或有進曰需
之終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乎需乎其將需吉而終
乎抑亦往而有功乎余老矣士敬以伐木之客迺我
不敢當也需之不與知敢知其往于其生辰爲壽也
姑與之飲酒

王兆吉六十序

吾丈王君兆吉以名家碩儒射策發科筮仕銓司名
行茂著國恤解綬責于丘園鴻漸用儀休有譽處先
是鄉人夢游記君子華嚴大典積有密因當廣闡揚
撈濟末劫于是邀石林長老諸上善人作華嚴會書
寫誦持歲有程要見聞隨喜歛狀從風矣闕逢敦牂
嘉平之月甲子一周里之士友將往致祝而請余爲
其詞余維古之人進不得行其志于天下則退而爲
善于鄉夫以世法善其鄉君子尤勸爲之而况于以
佛法唱導者乎佛說我滅度後能竊爲一人說法華
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

事夫以契經一句文竊爲人說其福德無量如是而况于九處十會四萬五千餘偈公狀廣說勸人持誦破微塵出經卷饒益衆生豈非如來與華嚴法會中遣來作使告報異生者乎此地業因弘多智眼滅熄髑髏盛糞之魔民依虞山爲窟穴繼之以黃頭之邪宗紫姑之魘鬼蛇神狐妖更互梟亂鼓聾導盲牽挽墮坑落塹而莫能止也君外脩儒行內闕種智佛實使之以標正人天推折愚誣鄉人之夢正夢也雜華之因正因也用此地之因緣救此地之淪墜從地倒者還從地起此我佛善巧方便也一切衆生皆念生

地佛亦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田菩提而君之因緣
能不種於此地乎吾聞菩薩住檀波羅蜜慈悲利益
衆生若在一村一縣乃至一管一國是諸所攝衆生
未來還爲眷屬皆生其國是諸施主卽于有因緣之
國亦成正覺君今行此地現長者居士身以華嚴法
界攝受此地衆生此經爲圓滿教一法纔起皆有眷
屬隨生以是因緣報生地恩徹果該因卽報卽理無
可疑也嗟夫以世眼觀之君以精強弘濟之才當棟
撓軸折之世甫仕而已未衰而退爲可歎也以佛眼
觀之假衰退之機緣弘如綫之末法爲如來使行如

來事天之任君也大矣其成君也遠矣朕則君今日
之稱壽也不已遼乎方山長者作華嚴論明淨土權
實指第九第十是實淨土故知維摩惟心淨土卽華
嚴法界十佛刹塵蓮花國佛土也此世界村落聚居
一牛鳴地三界五濁隨境設化安知善財詢友隨順
南行覺城東際古佛廟前沃田海岸不卽在此地乎
安知彌勒寶華樓閣無量莊嚴彈指開閉不卽在此
樓閣中乎君子稱壽之日康強逢吉諦思積劫因緣
然燈炷香念佛念法爾時香雲花雨放光動地華藏
世界海剎那涌現攝此土有緣衆生盡作微塵數蓮

花眷屬區區世壽一息一瞬四百生滅又何足以云
乎諸士友合十指爪曰善哉自今以往生辰爲壽皆
用清淨因緣迴向華嚴法界不復以世間燕飲徵逐
相娛樂也請自夫子之壽兆吉始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五

序

白法長老八十壽序

昔者紫柏可大師以刻藏因緣付囑大弟子密藏開
公復長木楞嚴寺爲藏弄流通之所二公淪逝大業
中圯長老信州白法琮公仗緣藏事行密而智圓理
通而事固以精勤昭格人天以精嚴軌範僧徒以慈
悲平等攝受四衆所主雲興泉涌如幻建立爲法爲
經遺身耆事不惜頭目腦髓五十年如一日也酉戌
之交劫火焚如經坊淨場弓刀擊戛公曰吾以身殉

寺以寺殉經以經殉佛如火于稻葦不相捨離焚則俱燼耳淨掃佛殿洞開經厨寶相琅函光影見昱擎爐炷香佛聲浩浩游騎墮突者靡不瞪瞞睥眦回翔引去經像保全退居紫柏院今年乙未公世壽八十矣蓋自大泐垂秋魔強泐弱邪師橫民拈錫付拂抹殺敎典胥天下浸淫風靡而吳越間爲甚彼固曰上上根人不應看敎也脩法華法三昧證旋陀羅尼者非南岳天台乎弘法界觀者非文殊化身疏雜華者非華嚴菩薩乎龍樹授如來記破有無宗何以身入龍宮廣造諸論乎慈氏上昇之後何以徇無着之請

授八十行偈誦十七地經乎狂象相尋聾瞽交煽大
鑿亦用外道譏訶紫柏遂以無師遣斥陵爨梟亂至
此極矣佛滅後諸天自大迦葉佛法船欲破法燈欲
滅從法人欲去行道入漸少惡人力轉盛當以大慈
建立佛法紫柏師弟龍象蹴踏惟以流通正法爲能
事灼知末法人根入邪見網無智盲冥應有今日也
公于斯時遙承法藏之託悲愍淪墜心沒憂悔不得
已而以慈心熏之以密德鎮之不立壇墀不集朋徒
不延師匠人知公耆年宿德溫和不柔輒結粥飯侶修
嬰兒行而不知其守法城續慧命以番狀一老當須

彌寸絲之任是爲荷擔如來重擔豈但紫柏之功臣
開公之善友哉昔洪覺範譏寧公僧史以永明爲
與福巖頭爲施身以覺範之賢豈猶以與福施身爲
下于習禪乎吾謂永明一心爲鏡萬善同歸此與福
之大者雖不言習禪可也今但以管福歸公斯不知
佛法已矣末法轉微惡人力盛將恐世界如墨穴而
晝夜大冥經法滅熄不待月光出世之後公幸少迴
願力多住世間如寶掌和上豈非末劫衆生之大幸
諸佛爲作七勸攝者乎余敬從四衆之後發誠實言
代諸天之啓請公應爲取相衆生熙怡一笑也

石林長老七十序

虞山踰繕那地伽藍相望中有真清淨僧好學多聞
習禪明律執白牙扇搖松枝柄爲我方外友者長老
石林源公一人而已大論言有四種僧有羞僧無羞
僧啞羊僧實僧今之僧皆第二第三種也身口不淨
不別好醜則無羞僧爲多舍利弗言僧有四不淨食
不口食仰口食方口食四維口食今僧食皆四不淨
也曲媚收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則方口
食爲多公被服儒雅兼綜油素不畜盈長不招徒侶
雀喧鳩聚之衆非屏之也香嚴水觀湛如而已蠅營

蟻羶之席非割之也菜食清齋泊如而已開堂付拂
近在鄰並朋徒歛集利養銜曜一燈暗晦阡陌迢朕
如觀劇戲如見博奕有諮問者破顏微笑而已歲在
乙未世壽七十古者德長年老謂之長老律中有二
十夏至四十夏爲上座五十夏已上一切沙門所尊
敬爲耆宿如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而余竊于公有
請也今世間人七十曰耆亦自稱爲老大以千歲寶
掌視之則亦驅鳥之歲耳古之名僧大士耆年宿德
表著四依者多矣趙州年一百二十八十方行脚則
七十已後正其整理腰包辦草鞋錢之日也西域戒

賢年一百有六始爲瑜伽等論授支那三藏則七十
上下正其遠承彌勒立法相大乘之日也李長者報
齡九十六著華嚴論終辭衆示寂則七八十之交正
其挂囊土龕造論釋經之日也若其軌範爰易信而
可遵者有二人焉晉之遠公梯航淨土年在桑榆執
經諷誦我吳越之僑公揭厲戒律冥齋行持鬼神隨
侍以世壽計之皆七十餘年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
及時也將使公爭強摘力爲塵勞拏攫之事乎則公
爲已老將使公護法利生爲莊嚴淨福之事乎則公
爲方壯狀則世固不應老而公亦不應以自老也我

聞一切衆生皆念生地佛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
提偈公吾常熟人也于本生地講導同好律風孔扇
號毘尼窟宅公繼偈而起報恩所生其以此土爲舍
婆提也幸哉吾有望矣吾讀宋高僧傳敘偈公救虎
之地曰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
圍不全坳垣而已間嘗與公撫陳迹之荒涼歎寧公
之筆妙俛俯人代流連太息居今之世道法熹微鏃
虎之毒箭滋淡覆肩之條衣永墮耆年宿德人天所
仰撈晏濟非公而誰公可以幡狀而起矣余犬馬之
齒長公四年公蓋爲偈之後身余忝昔之同好故于

其降誕之祝率此土衆生共啓請焉抑又聞之佛法
五百年而一興法運將隆宗鏡再闡漢東粟散之邦
涌現爲蓮華佛國余固尚父之耳孫也願與公炷香
佛前翹勤以俟以斯文爲告報焉其可也

壽量頌爲退和尚稱壽

歲在甲辰靈巖退翁和尚俗歲六十其誕辰爲二月
初八日緇白四衆胥炷香稱壽致千歲寶掌之祝東
澗居士錢謙益合十而言曰生辰爲壽俗禮也如來
用二諦說法不捨俗諦和尚旣示現有身示現壽相
今茲四衆如竹麻稻葦歡喜贊歎異口同音以佛眼

觀之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諸人等應以壽者身得
度者卽現壽者身而爲說法何爲而不可我觀和尚
是身如鏡中像見坐道場如水月中月寒灰稿木不起
于坐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固非各句文
身可得而模畫也我佛世尊演大華嚴至第七會說
如來壽量品娑婆世界佛剎一劫乃至最後世界各
以前位一劫爲後會一晝夜意明佛地實報稱性之
壽無盡無邊但于剎那時內安立第三周圓彰法界
總不出此一剎那際法界之果以是證知和尚晏坐
法堂現長壽相受人天供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東澗

老人咳嗷和和隨喜稱贊皆在華嚴法界普光明殿
根本智中于此薦得當有不離各句文身迢朕得度
者乃依若般四句及西方三啓之制炳香佛前焚香
作禮而祝頌曰

東震旦國中有大比丘僧六座大道場手提正法印
聲聞過十方厥有多名號晚坐靈巖山其號曰退翁
翁生族姓家宿具大根器器宇儼如王如龍復如象
三界大牢獄名利作韃鎖如犴能獨跳擺脫不回頭
大法垂像末師絃久絕響一器貯蚊蚋鳴嘍聲啾啾
獨于諸方中最所不肯者決擇而委身不傍他門戶

辟如大火聚其中有刀山投身入其中清淨得三昧
又如百尺樓一躍至地底氍毹重鋪舒軟煖獲自在
以此勇猛力沒海求寶珠口吞三世佛豈但過于師
從上諸佛祖放身失命處解衣自盤礴從容而笑語
或穿糞垢衣岩居不見佛或受錠椎擯處處皆文殊
或罵恒河神懺謝呼小婢或聞天浴樂起舞如狂醉
或拈一瓣香依位而禮拜或于推車次碾損阿師脚
或說木叉戒岳神來皈依或掉一葉船翻身入水去
或握水中蛇道是曹家女或弄村師子眉眼一齊動
擊杖復打鼓種種諸幻事石人生男女偃師招手戲

衲僧鼻頭長古佛舌頭短只將一莖毛橫豎都穿却
一千七百則爛如內通串三玄三要門况是掌中果
高踞曲盃牀千偈及半偈如激水成浪如搖筴得風
又如虫食木屈曲成文句如阿羅脩瑟妙音白狀作
座下獅子兒落地氣食牛多聞富植釀綺辨翻布穀
箭鋒一撐柱鞭影俄入心靡不拽禪牀分身豎拂子
亦有靈利漢眨眼却知有過江見德山即便橫趨去
宗風旣乍振末法魔熾狀天以惡濁劫歷試發真者
七日並時出毗藍風復吹猛燄燒梵天山王皆拍碎
三災少滅息禪魔取次興榮名兼利養鈞牽爲霜砲

泥金倒薤書輝煌蔽山谷伽陀騰沸唇軍持換服匿
雙林一畝宮拉邏旋欲倒魔外盡拊手此中獨晏如
束肱三條篋隨手七條衣祀天自崩墮坦腹有我在
天高明星出夜緩鐘漏轉香消燭揜時魔嬈復安在
八部長冥護四流咸歸仰晚坐靈巖山巋朕大導師
六十始稱壽世界爲小年卽現壽者身而爲說妙法
我觀翁誕辰驚爆人天衆世出世間法此事甚希有
右面張天覺左面裴公美夾立稱弟兄屹如兩金剛
繞座克家子穿破鎖口關藏頭及海頭諸方敢狐假
坐斷石頭路莫笑老古椎是諸人眉眼各有退翁在

旋觀士大夫在家出家衆乃至負販人兒童翁婦孺
齋涌祈長年請翁長駐世刻心嘔肺肝各以有所祝
或以文字祝結習綺麗句筆雲吐光明各各一退翁
或以口語祝梵音楚夏聲音叶海潮各各一退翁
或以焚香祝妙香炳八分香雲覆寶網各各一退翁
一人百千人一多各變現一一身雲中各有退翁在
而彼退翁者晏坐方丈中燕寢凝清香但有出入息
老人在衆中瞪目視退翁亦復隨大衆懽喜共讚歎
回旋觀海衆退翁無不在耳目旋瞽亂口呿不能合
我緇華嚴經具知佛壽量以一日爲日最後不可說

而皆于法界剎那中安立以故第七會演說壽量品
仍在根本智普光明殿裏心王爲說主心智自在故
今欲談壽量壽量不可說欲知智境界彌勒樓閣是
試問此樓閣若是彌勒住如何善才見却從別山來
若云此樓閣卽非彌勒住如何一彈指樓閣門盡開
樓閣從何來亦復何處去此一位問答迄今義未了
饒他幻龍雨展轉諸法喻還請明眼人再拈一活句
今此靈巖山樓閣具莊嚴退翁住其中大衆共圍繞
若言樓閣中畢竟有彌勒安知有彌勒不從別山來
應知此世界總在蓮花藏佛身佛剗土重重相包裹

此山重遮掩涌現好樓閣林木奏梵音宜說第一義
退翁與多人一身一多身居狀唱十方重重見主伴
龍華莊嚴時人壽八萬歲于此道場中不出刹那頂
是爲真壽量是爲真法界心王菩薩說我說亦如是
我若雙拳葉墜落入難輪忽狀心花開援筆作是頌
法筵諸清衆齊聲歎奇哉聾啞會說法是事亦希有
響展廊下跡香風吹雲衣齋厨壽麪熟且留飽噉去
梁母吳太夫人壽序

梁母吳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定
梁公之子婦今備兵使者慎可之母而少宰司馬之

祖母從祖母也少保爲隆萬宗臣勛勒燹鼎流光積慶詒厥後昆太夫人令妻壽母事育數世子姓羣從携嬰坐膝者已皆擁節旄紆青紫金魚玉佩扶持左右瑤環瑜珥茁長堦除太夫人踰九望百副禕而臨之文駟彫軒往來有秩虎齒戴勝曄如真仙盛矣哉吉祥善事頌圖所希觀也唐李肇記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夫人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子弘靖也子壻韋太尉也太夫人庶幾近之而孫枝秀發壽考方至則又未易更僕數也丁亥之歲余坐飲章急徵婦河東氏匍匐從行獄急寄孥于梁氏太夫

人命慎可卜彫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拒枚勞
問繹絡太夫人戒車出饗先期使姆致命請以姑姊
妹之禮見賓三辭不得命翼日太夫人盛服將事正
席執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賓答拜踐席杜夫人
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婦以降復以次拜乃就位凡
進食進脩太夫人親饋賓執食與辭朕後坐沃洗卒
解禮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白初筵逮執燭強力無
怠容少宰諸夫人踧躅相杜夫人執事無僂言無偕
立貫魚舒雁肅拜而後退余聞婦言奉手拱立未得
身爲輝胞于是乎觀禮焉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壽九

十設帨之辰鋪几筵考鐘鼓庭實玉帛儀物當應古
太饗狀其獻酬醕酢三終百拜禮成樂備于往者之
賓筵固可概見也夫以祖功宗德歷祀三百蓼蕭行
華周道四達而後扶風馮翊之間乃有梁氏以孝慈
仁正師範六宮關雎鵲巢釐爾士女而後玳瑁瑤
之德鍾美于太夫人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今茲
燕喜陳薦俎豆序禮樂肅雝敬和順氣成象其在宗
廟之中閤門之內乎昔者孟子序殷德必舉故家遺
俗班氏賦漢京必先舊德高曾今吾觀梁氏于喬木
見百年之澤焉于豐芑見百世之仁焉于綸狄鞠裳

魚軒重錦見三代之服物焉其不徒以荷天休受介福顯榮光寵如李肇所云也垣雲吳水相去三千里江村夫婦挈瓦盆酌新酒扶抱携嬰望拜遙祝稱太夫人福履萬年而侑之以介壽之辭其大指則用以述家慶本國祥庶幾採諸聲詩昭于彤管不敢以文是爲序

聞母鄒太君七十序

聞元亮之母鄒太君者吾友子將之配孟陽之妹也余往游武林游于兩君聞太君風範甚備元亮長與案等耳今年再過湖上太君壽逾七十矣子將孟陽

墓將久宿元亮頽狀玉立疆學勵志已爲老成人世
界滄桑湖山間舊游往跡邈狀如威音龍漢在窮塵
歷劫之間而聞氏母子猶得以高堂暇豫稱觴燕喜
衰老殘生倪仰今昔未嘗不爲忻狀以喜愴狀以悲
也元亮自愧身爲書生居隱畏約不能拾取富貴顯
榮其母再拜乞言于余有不能舍狀者余告之曰子
之求悅乎親內顧而不舍狀其于中必有所不足而
其于外不能無所待夫其所謂不足者何也貧也賤
也布素而菽水也其所謂有待者何也富貴也功名
也鼎養而鍾食也子不見世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

高臺傾矣曲池平矣華堂便房牛溲馬矢平填其中
而高墳大闕摸金發丘交臂其間矣子有環堵之宮
蓬蒿之室奉先人之春秋供慈母之伏臘惟貧故得
以長安惟賤故得以相守也子之有不足者何也子
不見今之炎炎者乎赫赫者乎朝而射策矣夕而拜
官矣馳驅戎馬之場牽率炎瘁之區北山之憂無從
著之詠歌而北堂之思不敢形諸夢寐子有膝下之
樂尸饗之養望不及于倚閭思不事于搯臂富貴所
不能假功名所不與易也子之有待者何也子奉鄒
魯之訓爲南陔之孝子異棖宿肉潔晨飧而豐夕膳

太君修竺乾之法爲西土之善女香燈禪版撫兒女
而樂團圞仁風藹朕善氣郁朕一以爲德門一以爲
樂國吾不愛子今日之事親有替于他日而惟恐子
他日之奉親有加于今日也在吾子勉之而已矣昔
者穎封人之有母遺也介子推之以母隱也君子皆
稱之伐許之役封人以先登招子都之射其爲母遺
也已慎矣緇上之事子推以誰憇介山之焚其爲偕
隱也已苦矣功名富貴前驅後阱古之才人志士不
克解免有遺憾于母子之間者亦多矣而吾豈爲子
願之乎元亮拜而起曰善哉談也願終身守此言也

謹書之以爲序時上章因敦十一月初五日東風初
動梅蕊未開已有香氣東澗老人錢謙益試雞毛筆
題

遠山夫人四十初度頌并序

重光赤奮若之歲文水梅公李公之佳耦遠山夫人
四十初度端陽前二日其誕辰也縉紳學士從梅公
游者相率謀舉觴稱壽旅進致辭者三夫人三辭焉
其初致辭者曰夫人發祥天族毓秀金枝教本公宮
占應歸妹國家關雎麟趾分條布葉鍾美於茲詩曰
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紫宮

烈焰朱邱沉灰紅袖登車青門爲庶徼福假靈免擠
溝壑懼猶不足而又何樂乎敢固辭其再致辭者曰
夫人韶情絕世言成文章風雲起于行間珠玉生于
字裏旣云禮宗亦稱文府詩曰彤管有煒悅擇女美
請歌之以爲壽夫人曰噫無非無儀內言不出書樓
之歌曰不服大夫勝婦人非窈窕之則也辭女之褒
未敢聞命其三致詞者曰夫人四行能備五福渾圓
有舉案齊眉之恭有引繩束髮之節和鳴百世翟弗
兩朝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請歌之以爲壽夫人
曰噫漆室歎魯嫠緯恤周吾亦聞于女史矣縞衣綦

巾聊樂我員蓬髮歷齒何慚兒子吾志在下泉之四
章矣鵲巢之起家駟頌之受祉竊以爲肄業及之也
致頌者皆不得命遷延負牆而退梅公扁舟來訪江
村以其言告蒙叟叟曰吾聞江西故多女仙顏魯公
謂麻姑發跡仙壇花姑表異井山非地氣殊異山川
炳靈則曷由徽懿流光若此之盛而不言得通之所
以及觀墟城集仙錄則知孝道明王以真訣授謚母
謚母以授吳猛許遜淨明忠孝之宗實稟承于此而
豫章之盱母則又得度于許者也真誥記易遷館舍
貞臺三宮皆女子之宮此女子皆世有仁行令聞已

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狀則女仙得道非由山川地氣亦可知矣夫人有季女淑慎其身雞鳴儆戒羹險不二豈非孝道之法豫章人世世行之者今將嘿授于夫人與爲吳許之師則謹母也爲吳許之徒則肝母也爲易遷合真之侶則仁行令聞之女子也于日中爲仙王于月中爲明王于斗中爲孝弟王此孝道之宗天真所盟授者也以此稱壽壽孰如之彼三人者之致詞也雖極其青黃黼黻不過朝華日及耳靈妃顧我笑燦朕啓玉齒寧可幾哉夫人聞而喜曰樵陽石函之籍虞山學士有顯記焉我不敢希謹母請

效盱母採花擷草以奉夫子于是梅公之從子石臺
使君命余次其語爲夫人獻一觴而系以頌曰

彼美淑姬璿源自天駐近銀河鍾山玉田仙李盤根
棗脩告虔團扇短什上計斯篇婦人居二男子孰先
金鑠不銷玉焚彌堅蘭閨如故鞠衣儼狀魚軒燦爛
鳳毛蹁躑乃屈令節乃列長筵殺有折俎樂有宮懸
蒙叟獻壽度彼羣賢巍巍揚許領袖高亶亶枵星紀
分領山川孝道真宗謚母所傳豫章奕葉盱母蟬連
廟柏拂地龍沙蜿蜒靜女其變上應星躔麻姑連袂
花姑比肩望林濯景含真易遷象服凝塵鸞紙聚羶

雕軒文駟歛如雲烟夫人頷頤斯言不愆叟亦斟雉
以嗣老錢油囊之酒燭夜相延滿引稱觴一笑百年
華母龔夫人八十壽序

古無生辰爲壽之文而近世滋甚凡壽考燕喜之家
親知故舊相與考德頌美列名徵詞無慮數十人詩
文之傳遽而至者無慮數百篇旣而請者與作者各
不相仞不復知爲誰某此流俗之最可笑者也壬寅
正月華渚方雷之母龔夫人春秋八十吳趨士大夫
徵予爲稱壽之文者凡十人皆當世雄駿君子非猶
夫世之牽聯尺幅者也其言曰某等文質無底不敢

以質惇史惟是夫人甲午六十奉觴授簡載在家乘者其文與其人班班可攷也敢藉手以告彤管余感狀受命合而徵之夫人之事父也扶老分甘使其父無淳于公無男之歎爲孝女夫人之相夫也闔門以安遠游織紵以庀婚嫁使其夫食貧屏貴老不降志爲令妻夫人之育子也警之以機緣勉之以樞軸鏃礪之以引衽攘捲俾諸兒纘言居業蔚爲聞儒爲賢母凡此皆頌圖之美談清喬之芳躅也而余之區明風烈以爲信而有徵者則亦唯甲午稱壽之諸君子其人與其文在夫所謂諸君子非清江新安練川雲

間與吳門之孝秀板蕩之秋橫身而并命者乎當先
帝之末年諸君子游光揚聲在玉衡金鐘之間權門
要津熏天炙手者曾不能捨其咳唾顧納履于華氏
之門舒雁行列稱通家子弟捧手曲跪洗爵致詞青
裙白髮之老母闔門而踐 襦衫席帽之書生離立
而獻爵非夫人母子何以致是哉三辰爲位九嬰並
作諸君者旣已剖心納肝藏血化碧追龍胡而沉魚
腹矣于是華子以白華潔白之身偕今日遺臣故老
爲夫人稱八十觴夫人張燈顧燭追思諸君子絳衣
法冠雁行稱壽鬚眉形影顯顯狀在杯竿間停觴輟

樂黯朕欲涕者久之于是與于華氏之燕卒事而退者靡不有忠孝惻怛回翔躑躅之恩焉嗟夫母子之道交相成也潘安仁之養母有輕軒板輿之奉而授分白首母訓無聞焉則母未必能成其子穎考叔之母遺有錫類施及之名而蝮弧先登其身不免焉則子亦不能無憂于其母華子有良才郡守議修郡志人謂華子是誠在子華子不言而有憂色夫人語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汝之業其在楊之水之篇乎華子于是欣朕受命囊書櫝筆鍵戶而不出母子之相成如是此則余之所知而樂爲道之者也

吳門袁母吳氏旌節頌十章并序

有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吳縣民袁應詔物故妻袁氏年二十九歲生二男子駿三歲驕一歲母家欲奪其志尅面勢耳與孤存亡駿稍長傭書以養母人稱袁孝子今歲癸卯吳年八十駿徧走學士大夫請乞詩文煌煌乎盈門塞屋俛仰周覽喟狀歎息往余待罪國史巡按御史巡方竟條列所部旌表孝義節婦若干人上史館史官藏弄編諸寔錄比于天潢玉牒其崇重如此二祖開天孝慈仁孝茂著陰教神廟以孝治天下仁聖慈聖兩宮叶德當此之時爲臣忠爲

子孝爲婦貞反是則爲怪民惡物光天之下不得見
形影焉袁母生神廟初服守節在其末年涵養太和
依倚名教柳子銘安豐孝門所謂孝理神化陰中其
心而克致斯事者袁母當之矣昔者二南之化遠被
江漢之役兎置美賢才之衆多麟趾言公子之信厚
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而詩人詠歌風始舉歸于文王
后妃今于袁母盛稱其艱貞荼苦抗跡圖史而不復
歸美于國家豈知本者哉旌門之制昉于三代而大
備于唐世道交喪匹庶賤陋感慨立節者不得以與
被斯典文人悼史能以尺蹠寸管與朝廷表敷風厲

之權爭其久近劉氏列女傳盡古佩服而顯頌于像
側者其人與青簡俱在也敢竊取斯義作爲頌詩其
大指則主于宣聖化裨國典匪袁母一門是爲世有
歐陽公者出傳王凝妻李氏于五代喪亂之際將以
余言爲徵頌曰

維皇建極天保定爾升中告成垂三百祀六宮肅雝
三光順軌普天率土漢廣江汜 地各甄胄城曰闔
廬郊原絃歌闐闐詩書哀哀寡婦孤窮拮据誰謂天
高荼苦獨余 髮髭截青箕笑政素以我糟糠充彼
乳哺流潼皆血飲泣斯軀長夜不哭清晨如暮 饑

寒煎偏喪亂浮臻綿邈歲時如歷劫塵溫溫凱風長
養棘薪搯臂不呼飛乳猶新乃躋老年乃錫眉壽
青衫縞裳鮮眸皓首金章玉軸錯列戶牖夢夢斯世
咸曰希有母拜稽首天咫非遙一寡婦人介侍聖
朝陽春嫗育寸草惟天敢云蓬泉不鏤而彫人言
是母草哉有子胼手禿毫以供箸庀母曰子予聖世
齟齒永言函載視汝十指崇臺雙闕自古在昔樹
之風聲表厥里宅惟此宇宙風聲所積節孝不存軋
坤乃坼於皇盛世崇獎節孝蕉園是徵漆書有詔
露屋草茅濡染德教楛柱桑海砥礪蓬藿舊史作

頌源大流長
媿周太師頌
美文王史失
求野誰嗣歐
陽咨爾臣庶
勿愆勿忘